



天主教

中華郵政北字第六二八五號
執照登為雜誌交寄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字第一〇〇九號

三六四

中華民國
一〇三年五月

發行所：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發行人：梅冬祺神父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二號
九樓九二〇室
電話：(02)2381-2140
郵撥：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帳號：一九一四三七〇一

國郵資
台北郵字第
雜

以天主教社會訓導治理社會沉痾

讀楊志良教授《台灣大崩壞：挑戰沒有希望的未來》有感

梁潔芬修女（耶穌寶血女修會·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研究教授）

作為一個從台灣對岸的香港／澳門初到台灣貴境的傳教士，筆者在以入鄉隨俗的心情學習台灣社會和教會的一切之際，懷著好奇心被楊志良教授的近作《台灣大崩壞：挑戰沒有希望的未來》（台北：天下文化出版，二〇一二年）所吸引，一心想香港回歸中國後，社會面臨大崩壞局面之際：民主政治不彰，貧富的距離擴大，社會深刻的分化，政府管治能力每況愈下。殊不知台灣社會在楊志良教授多年從政和學術研究的經歷中，對潛伏在現有的制度下，也檢驗出正在滋生的長遠社會問題，而提出「台灣大崩壞」的警世忠言。

楊志良教授引用數據和事實指出：「綜觀人類歷史，從來沒有一個社會像現在台灣社會一樣，在沒有戰爭、沒有重大傳染病、沒有飢荒及經濟大恐慌的情況下，不婚、不生、不養、不活以及沒有前景，讓這個社會在極短期間內，經歷前所未有的快速解組。這代表，台灣社會有大事發生了。」這個「不婚、不生、不養、不活以及沒有前景」簡稱「四不一沒有」現象對國家社會發展影響深處，這現象是：

1. 不婚：台灣剩男剩女如過江之鯽
2. 不生：二〇一〇年生育率之低為全球之冠

3. 不養：每天都有不少孩子被遺棄、虐待
4. 不活：每天超過十個人自殺身亡

台灣適婚年齡男女「不婚不生」，是新世代年輕人不敢輕易許諾的結果，台灣就變成一個不願承擔的社會。當社會成員互不承諾，形成一個自己過完一生就完了，舉目不見前景的社會。

作者列舉了台灣「四不一沒有」的病因所衍生的社會病，例如：由孤獨單身之人組成的社會，罹患了集體憂鬱病。消費市場的質量俱變，老人成為消費主力，嬰幼兒產業萎縮，寵物行業發達，學生人數銳減等社會病況。加上台灣現行的教育政策，使「大學中學化」，高等教育素質下降，人力資源質量下滑，一旦人才的「質」與「量」降低，日後台灣的產業經濟缺乏競爭力，國家發展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四不一沒有」將導致社會人口老化，作者認為，養老是社會的難題，老年人口的遽增，衝擊國家財政負擔和資源的分配。他也指出，全民健保和現行的福利政策，雖然口碑極佳，羨煞全球，但終會拖垮政府和經濟。

楊教授進一步指出台灣的社會病，始於社會對家庭不友善及

稅制不公：肥了商、瘦了民，貧富懸殊加劇，加上民粹治國，無法建立人民企望的公平正義社會，反而使國家走向垮台之路。

綜合各項問題，作者認為乃是全民的短視近利，也是選出操弄民粹的政客的戕害，形成台灣不公不義的惡性循環，陷台灣於沒有希望的未來。

楊教授在學界和政界多年，不但臚列問題、指出病根，並奉上解救良方——以社會公義來治國，即：

1. 廉能施政——讓人民對政府有信心
2. 公平加稅——減少人民被剝奪感
3. 合理漲價——重新分配社會資源
4. 照顧弱勢——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其中，「社會公義」是最能觸動人心的議題，在這部警世作品中，筆者未曾發現楊教授參照《天主教社會訓導》文獻的內容，但書中很多概念，例如：關懷弱小，注意婦女與家庭，以及公平運用公共財政等，與教會的社會訓導，尤其是與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社會訓導不謀而合。例如：在第4章中，作者舉例說明社會體制對家庭及母親缺乏支

持，呼籲對母親和家庭親善，才能扭轉「不生育」的潮流。這項主張與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說法，不謀而合，若望保祿二世認為：「教會訓導強調，企業僱主與管理層應盡量調整工作模式，好能促進僱員的家庭生活，尤其是讓母親得以滿全她們的職務……。」（註一）

此外，上述解救台灣的第四項良方：照顧弱勢，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也與教會對政府的要求吻合：「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門，基於團結關懷原則，為各方面的自主設定界限，從而保護弱小者。」（註二）「照顧大眾福祉，意味著善用新的機會，把各地的財富再分配，使得至今仍被排斥或被棄置於社會邊緣的弱小者受惠。」（註三）

就教會的立場，教會的社會訓導是為現代社會而撰寫，即以天主的智慧，在人身上產生各種形式的正義，正義使國家社會有和諧。教會近來出版了《教會的社會訓導彙編》的文件，切望透過社會訓導文件，向全人類提出符合天主教在歷史中愛的計畫的人文主義（humanism），一種能創造社會、經濟和政治新秩序的人文主義，這新秩序建基於每一個人的尊嚴和自由。（註四）

《台灣大崩壞》一書描述台

灣的社會病，其實在教會的訓導中亦能找到良方妙藥，以治沉痾，這就是依上主的愛和智慧，落實各種形式的正義（廉能施政、公平加稅、合理漲價），以達到照顧弱勢與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理想，而獲得真正的社會正義，促使國家社會邁向和諧之路。

註一：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工作》通諭，第19節。

註二：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百年》通諭，第15節。

註三：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百年通諭基金成員致詞》- L'Ossatore Romano, English ed. 27, May, 1998, p.6.

註四：梵蒂岡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編《教會的社會訓導彙編》（中譯本），香港：公教真理學會，二〇一一年，頁九。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2014年3月2日 11版）

教宗敦促巴西信徒對抗人口販運

張佩英譯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梵蒂岡城（梵蒂岡通訊社）

教宗方濟各就今年巴西四旬期「兄弟友愛運動」，給巴西信

徒致送了一封牧函。今年運動的主題是：「兄弟友愛與人口販運」，並以「基督釋放我們，使我們得自由」為口號。

「在接下來的四十天裡，我們要更加察覺天主施予我們的無限仁慈，祂更要求我們把祂的愛散播給其他的人，特別是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們是自由的！去幫助你們的兄弟們也獲得自由！』有了這樣的領會，我們的巴西主教兄弟們，建議以「兄弟友愛與人口販運」為主題，動員巴西的基督徒以及社會上的善意人士，一起與導致社會不幸的人口販運對抗。」

「明知有人一如貨物般被買賣，你就不能再漠不關心！我想到了摘取孩子的器官而被買賣的孩子；婦女被騙而被逼賣淫；勞工被剝削、權利被剝奪、沒有發言權等等。這些都是人口販運的惡行。」

「這正是需要嚴格地審察我們良知的關頭：我們曾經多少次容許有人被視為物件，被拿來展示出賣，或滿足一些人的邪惡慾望？人是絕不可以作為貨物買賣的。任誰這樣對待了別人、剝削他，即使不是直接的，也必成為不義的共犯。」

再看看家庭的情況。讓我們進到家庭；即使在那裡，傷害也

是常發生的事。父母奴役孩子、兒童奴役父母；夫婦忘記婚姻的責任，相互剝削好似彼此是消費品，是用完即丟的東西；老年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兒童和青少年沒有發言權。家庭結構的基本價值與社會共存性遭受極大的打擊。是的！是需要徹底檢視我們的良知的時候了！當我們沒有向社會上失去自由的人伸出援手時，我們又怎能宣告復活的喜樂呢？」

教宗繼續說：「要知道：如果我侵犯了別人的尊嚴，那是因為在這之前我剝奪了自己的。為什麼我這樣做了？都是為了權力、名望、享受……。我以作為天主子女的尊嚴交換了這些。天主的救恩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寶血得到，又由在我們內呼喊『阿爸，父啊！』的聖神保證。「人性尊嚴」為全人類是均等的；當我踐踏他人的尊嚴時，同時也踐踏了我自己的。基督釋放了我們，如此我們才得以在自由中自由地生活！：我希望基督徒與善意人士齊心協力確保男人、女人、年青人和兒童永不會再成為人口販運的犧牲品。這是重建人性尊嚴的最有效基礎。我們要到各鄉鎮宣布基督的福音，因為耶穌願在每個地方播種更豐富的生命。」

聖父在牧函作了如是總結。

成道學這個富有的

「窮人」

「祂成了貧困的，好使你們因著祂的貧困而成為富有的」（格後八9）

成道學（1927-2003）這個人，朋友們都稱他老道，在教會內曾經是個有些名氣的人。神長們看重他、借重他，年紀較長的教友們佩服他、尊敬他，年紀輕些的後生晚輩迷他、跟隨他；有人不瞭解他、輕看他，也有人躲著他，因為他提出的挑戰實在難以招架！即使在教會之外，他也魅力無窮；《天下雜誌》在一九八四年四月號就介紹過這位「垃圾先生」！

梵二（1962-1965）之後，教友們都知道，教會「優先選擇窮人」。說來漂亮，但怎樣具體落實呢？多喊口號嗎？多辦研討會嗎？偶然捐點錢、服務一下嗎？當然不行！那還有什麼比效法吾主耶穌，先使自己成了貧困者更有效、更具說服力呢？老道生逢其時，洞燭機先，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從歐洲留學回國後，就度神貧的生活，同時在教會內、社會上推動各式各樣的仁愛工作。他最推崇兩位當代仁愛工作者：印度加爾各答的德蕾莎姆姆，

和法國方舟團體的創辦者文立光（Jean Vanier）。雖然在知名度

和影響幅度上，老道難以與他們相提並論，但在精神上，他們是相通的、一貫的，老道亦步亦趨，以自己的方式做個「窮人」，也「優先選擇窮人」；他可說是台灣版的德蕾莎姆姆和文立光。

老道一九二七年生於山東濟南，從祖父那一輩就是教友。他二十二歲時隻身來到台灣，在顛沛困頓中讀完大學、就業，得到資助赴德國留學，於一九七一年回國，已四十四歲了。以後三十多年，老道摩頂放踵、席不暇暖，活出豐沛的生命。於二〇〇三年在河北石家莊附近因車禍喪生，回歸天鄉。

顯而易見，老道本來就不折不扣是窮人一個！卻從哪裡看他的「神貧」呢？只消提出關鍵的一點：他從不以世俗的功名利祿為念，一心一意只尋求天主的國！且舉幾個例子：（一）他在德國留學六年，雖然在數學領域深造，卻不務正業，潛心觀察研究德國的社會、思想與文化，他們的社會問題與環境問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等等；他非常重視環境，特別是資源回收和垃圾的處理。回國後，老道就試著開始在斗六正心中學推行垃圾分類，

那可是一九七〇年代喔！至於那睡手可得的學位，就由它去吧！

（二）老道從德國回台，原是應嘉義教區一九七〇年就職的賈彥文主教之邀，到正心中學擔任訓導主任，幾年後，再應賈主教（已轉任花蓮教區）之邀到花蓮海星中學任教導主任，又數年，回到正心中學，老道應聘的條件居然是「做舍監」，照管住宿的學生，不接受任何比較大的「官位」，原來老道認為只有這個職位最能幫助年輕孩子們塑造他們的品德、思想和行爲。（三）老道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政府開放探親後，回到濟南老家。他的二妹後來回憶：「大哥離家四十年回來，連一顆糖果都沒有帶給家裡的小孩子們，開口便說：『你們該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沒有誰聽得懂！」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是老道的「成己」。

再說老道民胞物與的胸懷。他所推動的仁愛工作包括：在正心中學以及南部天主教學校推動仁愛健行、多次赴泰棉難民營服務，促成明愛會成立泰北文教組、四旬期愛德運動、垃圾分類、為非洲種樹、送舊衣到菲律賓、送米到北韓、送禮物到蒙古、與區紀復等共同創立鹽寮淨土、台

灣九二一大地震後發動「逗腳手」重建工作、發明「水修行」等等。另外，在中國大陸也創立一所啓智中心，推動了北方一個農村老人院和濟南智光啓能中心的成立……。

老道和來往，最特別的是，他總扮演挑戰、啓發、鼓勵、推動、支持的角色。他和每一個人的遇合，都發展出無比動人、向前向上的生命故事。他的姪子成士臨在一篇〈大爺與喝酒〉的文章中，生動且感人地敘述了大伯如何使他從一個三十歲的世俗青年，蛻變成一個啓能工作者，至今十年而不悔。

老道從成大畢業後，認識了影響他一生的耶穌會士鄭爵銘神父（1914-1964）。老道在一九七一年成爲鄭神父始創的基督服務團的第一任總團長。團體內的弟兄姊妹近距離受到他的啓發、感召和薰陶，同樣也頂著他難以招架的挑戰！團體裡一位姊妹在老道去世後，勇敢挑起在神州服務最小弟兄姊妹的重擔，傳承了老道的本色，今天也扮演著挑戰、啓發、鼓勵、推動、支持年輕人的角色！

凡此種種，可說是老道的「達人」！
吾主耶穌爲世人成爲貧困的

，好使世人因祂的貧困而成爲富有的。這是基督的「成己」與「達人」。老道確是主耶穌忠實的門徒。

朱蒙泉神父（1925-2008）在老道的追思彌撒中，爲他的一生作了最美好的總結：一位有名有實的現代先知、君王和司祭！（基督服務團供稿，2014.2.22）
（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2014年3月9日17版）

認識自我的生命之旅

姜璇（加爾各答服務學習團

國際志工）

今年寒假，在姑姑的邀約下參加了加爾各答服務學習團，在短暫的與全家族過完新年，便飛越了南海與孟加拉灣來到一個遙遠的國度——印度。說遙遠，不只是距離上的，更是心靈上的遙遠，一個我所不熟悉、不認識的陌生國度，而我，卻在這裡更加的貼近自己，重新認識自己的軟弱，更體驗到——救主耶穌在貧窮與苦難的角落所播下光明的、希望與愛的種子，那種子所盛開的花朵綻放在窮人的天使德蕾莎姆姆身上、在每一位藍紋白衣的修女身上、在每一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身上、也悄悄的在我心田綻放。

每天早上天還未亮，被伊斯蘭教晨禱的廣播聲叫醒，頂著微曦出門走二十五分鐘的路程到德蕾莎姆姆會居住的 Mother House 參與每日的感恩聖祭，神父濃厚印度腔的英文讓我不知不覺將注意力放到神父背後牆上的十字苦架，那苦架上耶穌的頭向右偏去，順著看去牆上寫著「I Trust」（我渴），德蕾莎姆姆在街頭垂死的人們身上聽到了耶穌在十架上沉重的呼喚，姆姆用愛的雙手擁抱孤獨的人、用勤勞的雙手照護受傷的人、用虔誠的雙手爲一切受苦的人們祈禱。我在台南的火車站附近偶爾也會看到無家可歸的人們窩在街頭乞討，我心裡明白，他們是受苦難的耶穌，卻總是無法爲他們做些什麼，撇著頭匆匆走過，我望著十架上呼喚著「I Trust」的耶穌，主啊！求祢賜給我回應祢呼喚的勇氣與力量吧！

上工的第一天，在資深志工的帶領下，身體帶著水土不服的不適，走了三十分鐘炙熱的路程，一路上都有向我伸手再指自己的嘴和肚子的孩子，那無辜渴求的雙眼，我們卻只能忍著心痛，不能去理會；來到收容需長期照顧患者的 Prem Dan，在台灣，我對自己的體力和心力很有自信，總覺得自己一定能爲 Prem Dan

的住民做出百分百的服務，但這天從洗衣服開始就覺得渾身不對勁，第一次見到住民們在大棚子下休息，行動不便坐輪椅的、盲眼的、殘疾的、被火焚身而失去五官的……種種苦難讓初到這裡的我心裡十分難過，卻不知道能爲她們做些什麼，而心靈的難過和身體的不適一同燃燒了起來，到了志工休息時間我拖著越來越發熱的身子，躺在 Prem Dan 聖堂中的長椅上，有些修女過來關心我，並親切地要我好好休息，身體好了再回來服務，走回住所約五十分鐘的路程我已全身無力、昏沉沉得無法靠自己的力量走路，在姑姑的攙扶和同行夥伴們的幫助下，坐著可怕的印度小黃回到住的地方，倒在床上就不省人事了。

接下來的兩天，我這來服務人的志工，反而成了被人服務的對象，躺在床上我更體會無法靠自己意志行動的人們的痛苦，同行的夥伴給予我許多支持與幫助，透過網路也得知在台灣的家人們正爲我祈禱，這段休息，讓我有時間瀏覽 Facebook 正好姜嶺神父發了一篇文，說到耶穌會讓門徒們在曠野中休息，自己去面對群眾，善牧會替我們照顧好羊群，我放下心中無法上工服務的歉疚，放心地在印度這曠野中好好

休息，儲備能量、裝備自己再爲天主服務。

當我再次回到 Prem Dan，我知道我準備好了，雖然鼻涕不斷，衛生紙和口罩全都上陣，但用微笑的眼神和住民們溝通，我眼前的對象就是我最愛的天主，我全心的爲住民們服務，無論洗衣服、刷地板、鋪床單，爲住民馬殺雞、梳頭、拿著湯匙一口一口餵她們吃點心和午餐，心裡只想著如何讓她們更舒適，有些住民會用滿足與喜樂的笑容回應我，握著親吻我服務的手，這樣全心的感謝，讓一切辛苦都化爲甘泉滋養我的心靈，滿溢在心中的是天主賞賜的喜樂與平安，我不禁想到：除了苦難與病痛，哪兒比這裡更像天堂？在這天堂裡充滿我們對彼此的愛、服務與祈禱，德蕾莎姆姆非常重視祈禱與工作，唯有在與天主的祈禱中我們獲得工作所需的一切恩寵與力量。主啊！求祢讓我在繁忙的生活中永遠將祢放在心中的首位，因爲一切，有祢就足夠。

天主，我向祢祈求，讓在遙遠的國度體驗與學習到的種子，永遠留在心中繼續成長茁壯，讓我用全心的靈澆灌結出豐盛的果實。（轉載自天主教周報 2014年3月16日23版）

廢棄的生命為綠色 有尊嚴的生命

張佩英譯

在一個面臨廢棄物日漸增加的年代，更多的回收與更好的再利用，是減少對自然資源、環境問題與公共健康壓力的重要手段。這同時也意味著，數百萬個新的工作機會將會誕生。確保這些工作既環保又有尊嚴，是面對環境挑戰的關鍵所在。

Severino Goes 和

Hans von Rohland

〔Rohland是國際勞工組織（ILO）發行的雜誌《World of Work》的編輯〕

波蘭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廢棄的生命》（Wasted Lives）一書中，尊稱「拾荒人」為「現代的無名英雄」。他認為現代的消費型態不但製造了物質性的廢棄物，也造成腐化的「人性」。

但是Ronel Alves da Silva是包曼眼中的英雄之一。Da Silva五歲時就在家鄉巴西利亞（Brasília）開始從事拾荒，及至年二十八，才完成小學五年級的學業。在長長的二十三年當中，先做童工，繼之是失業。

有一天，他加入了一個拾荒人合作社，生命開始有了轉變。今天，這位卅八歲的巴西人，已經是巴西回收合作社中心的董事長，還擁有一個大學法律學士學位。

Da Silva的故事，見證了他個人的努力，同時也見證了拾荒這一行過去十年來在巴西有了極大的改變。

他的合作社結集了廿五個會員組織，共雇用了四千人收集地方垃圾。巴西全國約有六十萬人以拾荒為生。

改變的發生

公元二〇〇二年時，巴西勞工部正式承認拾荒這個行業。對Da Silva這是重要的第一步，不過工作條件不必然因此有所改變。

他說：「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被認定為專業類別就是走向改變重要的一步。」

例如，現在的拾荒人，最少為其中部分的人，可享有社會福利、較好的工作條件，最後卻不可少觀的，就是能「發聲」。拾荒被認定為職業，也意味著拾荒人與代表他們的合作社可以高姿態跟客戶談判。

巴西政府在過去十年間引進了一連串的其他改變：包括促進企業發展，特別是設立聯盟和合

作社，簽訂市級的合約；引進現代的回收方法和設施（設置分類站）；開發技術和推展職業安全以及勞工保健預防；執行防止和不鼓勵童工的措施。

這些作法使回收業有了大幅的改善，不但在效率方面，工作條件和收入亦然。

這些回收合作社約六萬社員的收入，比沒有組織的拾荒人高出三到五倍。此外，所有訂有合約的社員必須對社會福利有所貢獻。他們的貢獻使他們與巴西其他正式領域的工人享有同等的社會福利。

巴西總統羅塞夫（Rouseff）於二〇一一年推出掃貧策略《巴西不可憐》（Brasil Sem Miséria），目的是更上層樓，讓原已組織起來的六萬多個拾荒人增加到廿五萬人。

巴西的國家拾荒人運動，目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

我們對全球廢棄物處理與回收創造出來的二千多萬個的工作機會，大多做了可觀的改善。這是唯一能確保這些工作能為全人類帶來經濟、社會與環境利益的方法。

ILO綠色就業計畫協調員Peter Poschen

給其他開發中國家作樣子

André Vilhena領導一個非

政府組織，該組織致力於促進回收及整合廢棄物處理。這位「回收事業承諾」（CEMPRE：Compromisso Empresarial para a Reciclagem）執行人相信，回收在巴西已經成為開發中國家的一個典範，不但在回收的數量上，也在納入低收入戶的社會意義上。

他說：「我們在這個區塊裡創造了近六十萬個工作機會。不過我們還要在組織更多拾荒人合作社的議題上邁步向前，尤其在改善效率和安全方面。」

他又說：「我們應該把更多拾荒人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雖然拾荒現在已是政府正式認可的行業，但仍有許多拾荒人是獨立工作者。合作社組織會為他們發聲，並增強他們談判的力量。」

Vilhena表示，工作安全與保健仍是重要議題。政府單位應改善工作環境，如設立回收點。

CEMPRE與卅八個大企業合作，包括戴爾（Dell）、沃爾瑪（Walmart）、雀巢、麥當勞，和可口可樂。以沃爾瑪為例，該公司已採取減少供應鍊包裝5%的政策；消費者消耗塑膠袋的數量於今年底將減少一半。

麥當勞則在巴西的貝爾蒂奧

加(Bertoga)建設了第一家生態餐廳。該速食店實施垃圾分類(金屬、塑膠、玻璃、不可回收品和保利龍)，然後把分類後的垃圾儲存在港灣裡。廢棄物經過集中檢視程序後，便直接送到回收廠。

龐大就業可能

ILO在二〇一三年國際勞工會議的報告中指出，廢棄物處理及回收工業已成為世界重要的雇主。

根據估計，有四百萬人被正式公司雇用，另有一千五百萬到二千萬人在開發中國家從事非正式的拾荒工作。

ILO的就業計畫(Job Creation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Peter Poschen主任表示，在垃圾量大幅增加的今日，他看到工作機會大增的可能。

但他同時也看到挑戰。

他說：「廢棄物回收會創造就業機會，不過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讓現有的非正式雇用升級為正式雇用。如此一來，產業要面對更複雜的回收過程，提供工人穩定的工作和合理工資，並須保護他們、他們的社區，以及環境，免於傳統及新出現的廢棄物，像電子類器材，的危害。」

「回收要能成為真正的綠色

工業，唯有把它正式化。」他總結說。(譯自World of Work, Special 2013 issue P.1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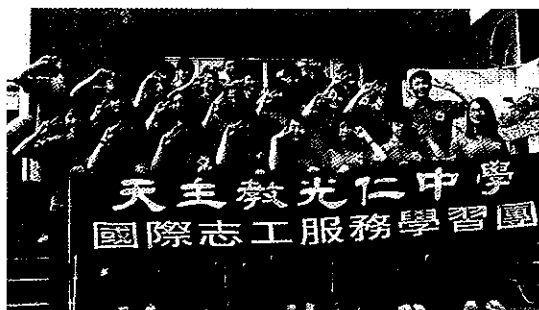
光仁中學臺北服務首航寶貴的課程

二〇一三年一月，台灣明愛會張老師所帶領的「泰北文教冬季福傳團」，除了有五位主內姐妹同行外，令人鼓舞振奮，有板橋光仁中學高一同學的首次參與，由高益人、林世德兩位老師帶領廿六位同學，從一月廿九日至二月五日，在泰北清邁龍傳村雲興中學、昌隆村華生小學服務，雖然僅僅七天時間不很長，但同學們的準備工作毫不含糊，有新年故事、成語接龍、歌唱舞蹈、團康活動、打球等等，還募集了許多文具、衣物……等物資。為此，張老師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特別至光仁中學為準備成行同學進行座談，介紹泰北風土人情，並叮嚀同學保持身、心、靈健康，以陽光般的心境陪伴泰北青少年同學，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一起遊戲，一起讀書，分享讀書甘苦，談談未來夢想！

真福德蕾莎姆姆說：「窮人給我們的，遠多於我們給他們的。窮人堅毅無比，沒有食物日子照過，絲毫不怨天、不尤人，我

們不配同情他們，我們要向他們學習的地方還很多呢！」

一年容易，時光飛逝，去年此時懷著忐忑冒險之心，為泰北華校小朋友分享愛的光仁天使們，經歷了她們生命中因付出而得到的學習與成長，幾位同學更是可貴地道出了她們的改變與感動。這些真誠地分享，正是一種呼喚，盼望能邀集更多青年朋友，大家一起來參與國際志工的行列，分享「愛」！



小小的付出，可以帶來巨大的改變

林世德(光仁中學老師)
光仁中學去年成立國際志工服務學習團，目的是以實際行動

，帶領學生去關懷在不同文化及環境下生活的人們。我們利用社團活動的時間，把參加服務學習團的同學分組進行教學訓練，並且邀請明愛會張正瑤老師來為我們講解泰北當地文化環境及出團應該注意的事項。

我們第一次的國際志工服務學習地點是泰北龍傳村雲興中學及昌隆村華生小學。這兩個村莊距離清邁市約3個半小時車程，那裡住著一群幾乎被遺忘的華人，他們講著濃濃的雲南腔國語。初次聊天時，還真的有點不習慣。他們平時靠打零工維生，幫人種地、除草、噴農藥、施肥等，收入微薄，日子過得很辛苦，而且還不一定每天有工作機會。家長期許孩子能多讀一些書，將來可以到曼谷或清邁工作，以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村裡的人都知道，學好中文能為自己增加就業條件。所以我們此行不僅僅是要關懷他們的生活，更要教導他們學好中文。

在寒假我們利用輔導課後的時間，一起討論教案，晚上也加緊排練舞蹈。同學們反複練習每一個動作，終於跟上節拍，團服在最後一天及時送達，大家興高采烈地穿上了團體照。林校長給大家支持與鼓勵，吳神父給大

家降福，願主帶領我們讓此次任務圓滿成功。

龍傳村全村不到百戶人家，男士們白天都外出打工，家中只有婦女及或老人留在村裡照顧小孩，大部分家庭都有三、四個小孩，家中經濟狀況非常不好。早上六點小朋友去泰文學校上學，下午四點放學，來回大約一個半小時車程，由陳校長親自開車接送，學生只需繳交些許汽油費。泰文學校是免學費的，但交通費及制服費（包括校服、運動、童軍、及傳統民族服）等，對窮困的家庭仍是一項沉重的負擔。放了學，大人們打工還沒回家，小孩在家就隨便吃一些剩菜剩飯甚至沒吃，接著就趕著去上中文學校——雲興中學。上課時間從晚上六點到九點，而我們此行的目的正是要教導他們中文。我曾遇到一位單親媽媽流著淚跟我說：「再沒錢也要讓孩子去讀中文學校。」可見她們是多麼重視孩子的中文教育。我偷偷地問陳校長：「沒錢交學費怎麼辦呢？」校長苦笑著說：「就給她先欠著吧！讓小朋友先來學習，等先生回來，能交多少就交多少吧！」聽了，讓我更心疼。

白天我們去家庭訪問，在陳校長的通知下，家長都會在家等

我們。一進門我看到再簡單不過的桌椅，地上只有一包米，而這是一家六口人一個月的糧食。四面牆是用竹片編起來的，冷風從手指頭寬的縫隙鑽進來，而家人們只能緊緊的縮在一起，你能想像這畫面嗎？達梅老師說：「遇到雨季，這狂風驟雨更讓這原本不牢固的屋頂就快被掀翻了，我跟小孩們只好躲在牆角，祈禱這雨季趕快過去……。」



一、二月是國的乾季，偏偏那幾天雷電交加傾盆大雨，難道冥冥中，要讓我們看到他們那會漏水的屋頂及滿屋的泥濘嗎？對這樣的生活他們沒有怨天尤人，只有感謝，感謝天主教台灣明愛會、金陵女中多年持續不斷的補助雲興中學，扶持學校成長……並介紹文藻、光仁兩個服務團隊，帶著滿滿的愛心前來輔助我們。

這趟國際志工服務讓我們師

生體會到生命的可貴。這群被遺忘的華人，靠著自己的雙手，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在富裕台灣的我們是無法瞭解的，只有親自到臺北服務過的人，才能感受到當地學生的「求知若渴」、謙虛、滿足、樂觀、分享與團結……這是我們生命體驗學習莫大的收穫。

謹在此呼籲：我們可以把文具、新而不穿的衣服、或者將零用錢節省下來幫助他們。歡迎老師及同學一起加入這個服務學習的行列。在那裏你可以教小朋友中文、唱歌、跳舞、打球……他們會報以無比認真的學習精神，令你感動。

在那裡，沒有漢堡，沒有可樂，只有粗茶淡飯，卻是我所吃過最美味的佳餚！

感謝天主教明愛會張正瑤老師及本校高益人老師的鼎力協助，感謝所有給予我們幫助的人，讓我們有了難能可貴的人生體驗，豐富了我們的生命！

老師，以後
我一定認真上課！

陳奕曉

老師是一份很神聖的職業，我的夢想也是當一位老師。當學生用充滿求知若渴的眼神看著你

時，你會想用盡全力讓他們汲取你身上全部的知識。而我，竟在還是學生身分時，已經體會到這種令老師卯足全力的感覺。

在當地居民身上我看到了堅忍不拔、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沒有身分的人只能被生活限制，但他們臉上卻隨時隨地掛著笑容。因為他們懂得珍惜自己眼前所擁有的。我們教給他們的是有形的、死的知識，他們帶給我們的卻是對生活的珍惜、對事物的寬容；雖然我們是他們的老師，但其實他們的一舉一動卻在無形中成為我們的心靈導師。

生活在台灣、你能感受世界是爲了你轉動，而他們只能追著世界不停的跑——生活的不穩定，家徒四壁沒有舒適的落腳處。我很希望能靠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來改善他們的生活。不管是金錢、物資、還是知識。一百塊對我們來說不算什麼，但若能夠省下來，捐贈給他們，或許只是短暫的支援，無法改變現狀，但只因他們開心的笑臉，我願意奉獻己力，幫助他們。

這趟臺北服務回來，我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有人問我學到了什麼？看到了什麼？當下我卻無法用文字或言語表達，因爲我看到世界的殘酷、人生的不公平

，必須真正的體會才能將那些記憶清楚的烙印在心裡，而遠在泰北的他們，將會是我心裡永遠最關懷的人。

在泰北當了好幾天的老師，我最想講的一句話是：「老師，我以後一定會很認真很認真上課！！！」我常常自認很認真讀書，等到出團後，才發現我的認真一點也比不上他們，讓我非常非常慚愧！

我們都覺得愈小的小朋友愈難控制，不過我所教的二年級卻鮮有難控制的場面。他們偶爾的小騷動，讓我體會老師在台上看到台下沒有回應或在睡覺時，那種失落又挫折的感覺。現在當過老師後，終於了解為什麼老師每次都說：「你們都覺得老師只是坐在辦公室納涼，但你們都不知道我們如何做課前的準備，準備讓你們吸收我們職業生涯所學的一切精彩事物。」



我覺得老師是最神聖的職業，因為面對的是將來國家的棟樑，要付出全部心力，讓國家能更進步。因此我希望自己以後能當位老師，回饋學校老師的付出，回饋社會給我們的一切。

完美的族群融合

鄧鈴堂

到了泰國，我們先參觀了廟宇，因為這樣可以更好地了解當地的文化。聽了當地導遊的解說，也學習到很多生活上的細節。到了我服務的小村莊，沒電視、沒網路、沒有沖水馬桶，跟我們的生環境截然不同，但那裡的人帶著熱情歡笑迎接我們，讓我們沒有一絲畏懼。

每天上下學和一群小朋友走山路到學校，真是一件再幸福不過的事了。小朋友總會握住你的手，對你微微笑，然後說：「老師好！」那是一種幸福的感覺。如果你手上拿著教具，他們也不會就此放棄，小朋友們會搶著要幫忙拿東西，那是一種感動、一種貼心的行爲。

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當我們將小朋友帶到外面去唱唱跳跳時，他們在地上發現了錢，他們並沒有猶豫，就將錢幣交給老師，那種感動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因為他們只是小孩子，卻那

麼的有禮貌且那麼的乖巧懂事。我還記得有一天的下課，村裡來了一位老先生賣冰棒，小朋友們雖然很想吃，但他們卻沒有說出來，因為他們知道那是需要用錢買的。我沒有太多的遲疑，就買了一些請小朋友們吃，一根六塊錢，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我感受到這枝冰是無價的。我心裡想，在台灣，可能去吃好幾千塊的高級餐廳，我們都不一定會這麼開心，或許還會嫌東嫌西的。我真的覺得自己好幸福，和他們一起吃六塊錢的冰，那種快樂的感覺至今我仍無法忘記。

雖只有短短幾天的相聚，但我相信在彼此心中都會留下難忘美好的回憶。從一開始的不熟悉，至後來的默契，到最後的依依不捨，這都是記憶中最美的時刻！他們是一群需要關懷的孩子，因為他們未受都市的汙染，因此他們有最純潔的心。沒有光害的小村莊，你能想像那裡夜晚的星空有多美嗎？一根六塊錢的冰棒，你們能想像可以帶給他們多大的笑容嗎？

星期六是特別的一天，小朋友們要學習更多的東西。從早上六點到學校排練四次都不喊累。為了舉辦大型活動晚會，每一班都努力的加強演練，要把所學的全展現出來。晚會中各族群的長

老及村民都熱情的來參與，也表演了他們的傳統舞蹈，這真是一場別開生面完美的族群融合。其間有太多的感動，也同時為靈與中學做了最佳的宣導。

這一趟泰北旅程只是一段生活體驗，我們學到好多在城市裡學不到的東西，但對於他們來說卻是最普通不過的生活。惟好好讀書才能讓他們改變現狀，所以我深刻了解到，在充滿愛與關懷環境中長大的自己是多麼的幸福！

